

尚志學會叢書

革命心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二篇 法蘭西革命

(甲) 法蘭西革命之起原

第一章 關於法蘭西革命之史家所言

一 研究革命之史家

大革命距今百餘歲矣。世之論者。殆猶未能脫然於感情。而下其冷靜之批判也。彼杜墨司脫爾。以爲革命者。惡魔之舉動。而地獄之活現象。振古所未曾有者也。而今日之甲古班黨。則謂革命爲改造人類之大事業。至僑居法國之他國人。其視大革命。則又以爲此事。法人且難言之。况外人耶。故常絕口不提。巴蘭文特爾嘗以法國中到處有革命之傳說。謂其具有一種活氣。因申言之曰。活氣之下。熱情伏焉。今日之評論革命者。非以愛憎爲取舍。卽依

黨見爲是非。是必不能得公平之論定矣。巴氏之言如此。此真能知革命者也。蓋欲判斷得其平。則於過去之事迹。必須推其本原。不可僅就結果而論。且不能稍涉政治或宗教的信仰。蓋一涉信仰範圍。則必有不能相容之事。而判斷失其平矣。

彼史家之論大革命也。往往聚訟不休。如冰炭之不相容。其毀之也。則曰歷史上最不祥之事。其譽之也。則曰政治上最光榮之舉。此二論者。夫豈不自謂無私。然其實則皆偏於一方者也。蓋贊成革命與夫攻擊革命之書。同爲甚夥。彼其所採不同。而判斷亦因之以異矣。

舊時代之革命家。如梯哀爾、幾納、彌修勒之三人者。皆嘗有聲於時者也。至今日則無稱之者矣。蓋其說過於簡單。不外乎爲歷史

上之劫數論。梯哀爾以革命爲數百年來君主專制之結果。以恐怖時代爲受外兵侵入之影響。幾納亦以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之暴動。爲數百年來專制政治之反動力。然又以國約議會之暴舉爲無益。足以阻礙革命之進行。而彌修勒氏則以革命爲國民之偉業。稱頌功德。至於無以復加。此實爲歷史家首開先例者。然至台奴之論出。乃爲之一新。蓋台奴氏雖不免爲感情所蔽。然足於革命時代之渾沌中。獨放一光明也。

平心論之。事之不由理論而發生者。卽不能本理論以爲解釋。台奴氏未見及此。遂不免偏於理論。故其議論雖精。而其判斷則甚弱。其論羅拔士比。指爲愚而好自用者。似矣。然仍不能說明其迫害議員以自取禍之原因。或議台氏觀察精確。而理解謬誤。可謂

知言矣。

然台奴氏之說。其影響於後世者頗巨。觀於擁護甲古班黨義者。對之而動憤。可以知之矣。奧拉爾氏。嘗殫二年之力。著成一書。大駁台奴氏。熱情雄辯。如聞其聲。然自吾人觀之。則其所駁。皆無關要旨。殫二年之力。而所得之效止此。是又不如其已也。故亞哥相氏反駁之。謂其言得失參半。比之台奴。且猶不逮。並歷言其書之不足置信云。

要而言之。台奴氏之書。第知研究革命時代民衆與其首領之勢力。其考證之不完全。誠不能代爲諱。然其上下古今。蒼茫感慨之情。一一見之於言。使讀其書者。歎賞至於不能自己。此固不失爲一代作家也。

自此以來。法之大革命。殆已成爲歷史上絕大之論題。台奴派與奧拉爾派間。異同之爭。相持不下。一則崇拜人民主義。一則反之而證人民爲其本能所驅。一方脫出社會之束縛。一方卽陷入原始之野蠻狀態者。奧拉爾之觀念。與羣衆心理之議論。完全相反。然在現時之甲古班黨。又當樂是其言而引爲一種宗教定理。蓋甲古班黨固以教徒之議論論革命。以神學家之言言學問者也。

二 革命定數論

擁護與排斥革命者。多承認革命定數之論。蓋謂革命之事。有數存焉。不可免也。

愛密爾歐里衛所著革命史中有曰。

革命者。非人之所能抗也。故革命之人物。無論爲生存者。爲死

亡者皆無可責。蓋變換各種要素。非一人之力所能。而未來之事。應時勢而發生者。尤非世人之所能逆觀也。

台奴氏亦傾向於此種定數論。其言曰。

無論何時代之人民。皆於不知不識之中。挾其將來之運命。與其過去歷史而來者也。因過去以推測將來。則其日後之運命已早定。不待結局而知矣。

其他近世史家。對於革命之行動。雖不盡效台奴氏而爲恕詞。然亦贊成定數論者也。

蘇力爾之言曰。

論大革命者多矣。甲之論者。則以爲顛覆舊時歐洲社會。乙之論者。則以爲改造舊時歐洲社會。卽此可知歐洲歷史上自然

必至之結果。且證明此等革命之結果。卽甚離奇變幻。而其解釋之法。亦決不至與舊制度之先例大相反也。

古石氏亦曾就英法二革命相類之觀念。而斷爲出於自然。其言曰。

英國之革命。與法國之革命。不僅不破壞歐羅巴事蹟之自然的進行。且當其突發以前。其所昌言者。所希望者。所計劃者。殆無一焉能實現者也。

此等議論。其謬點在偏信一定之現象。爲已成之現象之結果。不知此說已極陳腐。斤斤於此。亦殊無當也。

此外事蹟雖甚多。然非可以歷史定數論解釋之。吾於他書論究定數之價值。固敢信人文之進步。必能打破所謂定命者。蓋歷史

之記載。雖多爲必然之事蹟。然最初則容有擇焉不精。而記述夫偶然之事者。故雖以拿破崙之智。亦曾瑣瑣焉自述其運命。謂曾於水浴中。因偶遇浮洲而得免於死也。

要之法之大革命。其中雖有可視爲必然者。然亦不至如定數論者所言之甚。蓋革命者爲一種新理想之人。欲舉凡支配人類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種種原則。而一概顛覆之。及不成功。則又一轉而出於激烈之行爲。如決議紙幣與金貨同價。決議最高價率法案。又如羅拔士比宣言於國約議會。謂法國共和黨當受國庫之支給。國庫以國之富人維持之。然雖迫之以苛吏。脅之以斷頭機。而國之窮如故。直至一切束縛。全歸破壞之後。而向之主張革命者。乃始恍然於社會無約束。卽無由存在。然欲新創一種約

束。則無論其勢力如何雄厚。其施行如何強制。而欲以之替代其過去之國民精神中所馴習之信條。乃決不能。至於洞察社會進化之原。判別知識之用。與夫人情之祕。而豫測其所發布之決議案。其結果爲有利有害。則尤非其所注意矣。

觀此則知革命之事。非時局之結果。而甲古班黨主義之結果也。故得證明爲非自然者。

向使路易十六。爲納諫之明君。革命之事。是否終不可免。此一疑問也。又使國約議會。對於人民之騷亂。始終以強硬之態度處之。革命之進行。是否不因之少異。此一疑問也。信如革命定命論。則固以爲革命者。人生不可避之現象也。其於吾以上兩問。或亦有所解耶。有以知其無當已矣。

是故就科學與歷史而言。則凡定命論之種種謬說。斷不可信。古時雖以自然界之現象。認為定命。然自科學發達以來。則已漸漸打破之矣。

三 關於法蘭西革命近代史家之懷疑

前章述歷史家之言論。大抵踟躕於信仰範圍之內。而不務輔之以學識。故贊成君政之史家。則熱心反對革命。主張自由之史家。則又熱心贊成之。革命一也。而是非功罪。大不同矣。然至於今日。則已漸與吾人以精確研究之好機會矣。何以故。以革命可視為科學現象故。夫此種現象。固非歷史家之所能見及。且與其信仰毫無關係者也。

雖此等研究之機會。未必瞬現於眼前。然固已由確信時代而進

於懷疑時代。何以證之。以昔日史家之極端主張自由論者。其態度已漸變。彼亞諾陶與默特倫。皆世人所認爲有名之史家也。然而亞氏之言。則以革命之功罪。能否相抵。爲今後絕大之疑問矣。默氏之言。則謂革命事實之複雜。與其原因結果之離奇。大有討論之餘地。而不易下斷語矣。

不僅此也。彼政界中之辯護革命者。向固以革命之暴舉。爲出於自衛。而今已不復執前說。此足以見舊日之革命思想。漸有進步矣。彼奧拉爾、特比陀兒所著之歷史教科書。對於恐怖時代之種種悲劇。至認爲人世間大罪惡。且奧氏號稱採用甲古班黨主義者。而痛論國約議會中諸大人物。曾不少寬。此又足以證明新精神之日漸發達矣。然此猶見諸法人者也。試徵之他國人。則其論

益苛。而尤以德人爲最。德人嘗痛詆革命中二十餘年間之騷擾。謂其牽動全歐大局。此等外論。又豈必有所私耶。要之合種種議論以觀。大革命之最後評斷。他日必有認爲熱情之作用者。且必有引爲事實上之大教訓者。此吾人所敢斷言也。

今夫大革命之劇。極傷心之事也。以殘忍專橫之政府。傷殘國家元氣幾盡。而居然驅其民以與歐洲各國戰而擊退之。可謂異矣。當日法之皇后。奧之皇女也。皇后遇害。其進而代之者。又奧之皇女也。一場浩劫。流血成河。男女老幼。生也何辜。而皆及於難。此可謂人類史上唯一之悲劇矣。雖然。此其中有心理之原因焉。由是以研究心理學。則其獲益乃至多。何則。心理學之研究。無取於虛無之理論也。亦無取於實驗室之實驗也。苟能卽真實之現象。及

其周圍所起之事物。而一一詳密考察之。其所得必有可觀者矣。

四 歷史上之所謂公平

公平者、唯一之史德也。自太世托以來。一般史家。固無不以是標榜於世矣。然以實際論之。則史家之觀察事蹟。殆如畫家然。同一景物。而以數畫家寫之。其疏密濃淡之處。未必同。而無不各成爲一家之作品。無他、其觀察異也。史家亦然。其人之性格氣質。與其民族之精神不同。則其所下之觀察亦各異。然則史家之所謂公平。亦猶畫家之所謂公平而已。

今日史家之傾向。凡所記述。大抵轉錄一切參考書類而止。此誠不必諱言。然大革命之事。去今不遠。其參考書類之多。已幾於汗牛充棟。窮年累世不能勝讀。刪繁就簡。勢必不能不出於選擇。至

出於選擇。則有意無意之中。將惟其適合於己意者是取。此又人情之常也。大抵史家著述。編年一式。最爲比較的簡潔。故亦比較的公平。顧求如此例。又不可多得。然則所謂公平云者。特一平淡寡趣之文章。乃欲執此以尙論古今興亡得失之原。烏可得哉。且彼史家。旣以公平二字。爲其口頭禪。則於歷史上之人物。將一味以無毀無譽了之乎。抑不然乎。吾謂關於此問題。有附隨並起之二種解決。其一以道德爲依歸。其一則以心理學爲根據。雖其性質迥異。要各歸於正當也。

以道德爲依歸者。但注重於社會之利益。因以評論人物者也。故其立論之始。必先明定界限。以區別善惡。使之截然不相混。其能貢獻於社會者譽之。而不然者毀之。此足以促進文明而鞏固道

德矣。彼詩人廓爾納耶氏之歷述古來豪傑以策勵我國民之精神。而期其向上心之發展。亦猶是耳。

以心理學爲根據者。則與此大異。謂人類於社會。爲自存之必要。其勢不能不妨害他人。故心理學者之觀察事物。不可不確持一種極冷靜之頭腦。以窮究內容。而研求其真理。至其效益之及於社會者如何。則固不在研究範圍之內。此所謂學者之態度也。且心理學者之對於現象。有時又抱持旁觀者之態度。夫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雖在心理學者。使驟覩夫人類中極殘慘之事。吾敢決其不能不觸目而驚心也。然欲取一切事物。而理解其所以然。則心中決不可有絲毫憤激之見存。譬之博物學者。觀察動物。雖目擊其相搏噬。亦不能以愛憎之念出之。非忍也。蓋理智之用。雜

以情感。則偏蔽以生。乃不得不立於靜觀的地位耳。若夫史家之責任。雖不能與心理學者強同。然欲諦觀萬事萬物之原。舉一切幽隱不可見之勢力。而詳晰闡明之。則吾人於史家之外。又不能不望之心理學者矣。

第二章 舊制度之心理的基礎

一 專制立君政體與舊制度之基礎

世之史家。莫不曰法蘭西革命。以反對立君政體之獨裁政治而起。雖然。徵之於實際。則革命以前。法國歷代之君主。並無實權。其以君主而占不可抗之勢力者。乃在路易十四御宇之時。夷考其先。雖強盛如法蘭士一世。而貴族抗之。僧徒抗之。議會又抗之。其間國王。非必皆優勝也。其時王之親臣曰白爾侃者。以觸犯索爾